



DRAGON
龙牙
MICHAEL CRICHTON

美迈克·克莱顿

王爽

译 著

MICHAEL CRICHTON

龙 DRAGON 牙
TEETH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美 迈克尔·克莱顿 著 王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牙 / (美) 迈克尔·克莱顿 (Michael Crichton)
著; 王爽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 Dragon Teeth
ISBN 978-7-5404-8872-7

I. ①龙… II. ①迈…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8994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8-268

Copyright © 2017 by CrichtonSun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悬疑惊悚

LONG YA
龙牙

作者: [美] 迈克尔·克莱顿
译者: 王爽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王巨咄
特约编辑: 叶淑君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编辑: 李天语
封面设计: 尚燕平
版式设计: 梁秋晨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872-7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引言 ——

在早些时候的照片上，威廉·约翰逊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带着一副坏笑，天真地咧着嘴。他靠着一座哥特式建筑，一副懒散冷漠的样子。威廉个子很高，但是身高似乎并不是他的主要特征。照片上写的地点和日期是“纽黑文，1875”，显然这张照片拍摄于他离家后前往耶鲁大学念本科的时候。

之后的一张照片上写着“夏延，怀俄明，1876”，这张照片上的约翰逊和之前大为不同。他蓄满胡须，身体也因时常锻炼而变得壮实起来；下巴坚定，肩膀端正，双脚分开，站姿显得很自信，脚踝上沾满泥巴；上嘴唇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后来他说这是印第安人攻击他时留下的。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两张照片之间发生的事情。

承蒙W. J. T. 约翰逊集团的好意，我拿到了威廉·约翰逊的日记和笔记本，尤其是他的侄孙女埃米莉·西利曼对我帮助良多，她允许我大量引用这些没有出版过的原始材料。（约翰逊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事实性内容在1890年都出版过了，那时候正值科普和马什激烈竞争，最后连美国政府也牵扯进来。但是日记本身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版过，就连节选也没有。）

P A R T

1

西部野外考察



约翰逊加入西部野外考察

威廉·贾森·泰尔图利乌斯·约翰逊是费城造船工程师西拉斯·约翰逊的长子。1875年秋天，威廉·约翰逊进入耶鲁大学读本科。他在埃克塞特中学时期的校长称他“有天赋、有魅力，精力充沛而且很能干”。但是校长又补充道，约翰逊“固执、懒散，被家里宠坏了，对自己喜好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如果不找到一个人生目标，他很可能会毁于自己的懒散，自甘堕落下去”。

这一评价适用于19世纪末成千上万美国年轻人，他们大多有着威严且精力充沛的父亲，家境殷实，并且找不到好的方式消磨时间。

威廉·约翰逊在耶鲁大学第一年的表现完全应验了中学校长的预言。那年11月，他由于赌博被留校察看，并且在次年2月由于酗酒、打烂纽黑文某商店的玻璃等事情，再次被留校。西拉斯·约翰逊替他付了所有账单。尽管行为鲁莽，约翰逊在和同龄女性的相处方面却恭敬有

礼，甚至有些羞涩，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桃花运。就女士们而言，她们受过十分正统的教育，但依然有充分理由去吸引他的注意。就其他任何方面而言，他毫无悔改之心。那年早春，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约翰逊把他室友的游艇弄坏了，导致船在长岛湾搁浅了。几分钟后，船沉了，约翰逊被路过的拖网渔船救了起来。被问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向那个满心疑惑的渔民承认道，他不知道怎样驾船，因为“学驾船太无聊了。再说看起来很简单”。当室友与他当面对质时，约翰逊承认他没有获得主人的许可就用了游艇，理由是“找你太麻烦了”。

在面对失去的游艇带来的各种赔款账单时，约翰逊的父亲对朋友们抱怨说：“如今供孩子上耶鲁的费用真是高得惊天动地。”他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为人严肃正经。父亲大人为掩盖子女的庞大开支煞费苦心，随后在写给威廉的信中，他反复叮嘱儿子赶快找到人生目标。但是威廉对自己这种轻浮懒散的现状很满意，他宣布自己将在今年夏天去欧洲，父亲得知后说：“这个计划让我无比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

后来威廉·约翰逊突然宣布自己准备在1876年夏天去西部，全家人都惊讶无比。约翰逊没有公开解释过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在耶鲁大学的朋友们却知道个中原因。他是因为与人打赌才决定去西部的。

从他精心保存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描述：

每个年轻人在他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遇到宿敌，我在耶鲁大学上一年级的時候遇到了自己的宿敌。哈罗德·汉尼巴尔·马林与我同是十八岁。他很英俊，身强体壮，能说会道，家境富裕。他是从纽约来的，认为纽约什么都比费城好。我很受不了他。他对我也有同感。

马林和我在各个方面竞争——在教室里，在竞技场上，在本科生的恶作剧之夜。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比的。我们不停地争论，总是持与对方相反的意见。

一天晚上，晚餐过后，他说美国的未来在于开发西部。我说不是这样，我们这代人的未来根本不可能寄希望于一片由一群原始部落的野蛮人占据的大荒野。

他回应，我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从没去过西部。这点很尖锐——马林真的去过西部，至少去过堪萨斯城，因为他哥哥住在那边。他说起这趟旅行时总是带着一股子优越感。

而我一直没能消灭他这种优越感。

“去西部不算什么。傻子也能去。”我说。

“但傻子没去——至少你没去。”

“我根本就不想去。”我说。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汉尼巴尔·马林回答，他看了看周围，以确认别人在听他讲话，“我认为你是怕了。”

“胡说。”

“事实就是如此。去欧洲才像是你会做的事情。”

“欧洲？老年人和书呆子才去欧洲。”

“记着我说的话，你今年夏天就要去欧洲，搞不好还会打着阳伞去。”

“就算我去了也不等于——”

“啊哈！看见了没？”马林对周围的人说，“怕了。怕了。”他露出一个无所不知、高高在上的微笑，这让我特别讨厌他，他让我别无选择。

我冷静地回答：“事实上，我已经决定这个夏天去西部了。”

这让他大吃一惊，那蠢笑僵在了脸上：“啊？”

“是的，”我说，“我和马什教授一起去。他每年夏天都会带一组学生去。”我隐约记得上周的报纸上有这么个广告。

“什么？老胖子马什？骨头教授？”

“对。”

“你要跟马什去？他的学生住的都是斯巴达式的营地，据说他无情地奴役学生。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一套。”他眯起眼睛，“你什么时

候走？”

“他还没通知日期。”

马林笑了：“你根本就没见过马什教授，你也绝对不会跟他走的。”

“我会的。”

“你不会。”

“我告诉你，事情已经决定了。”

马林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叹了口气：“我赌一千美元，你不会去。”

大家本来已经没有注意马林了，他这么一说大家又转回了注意力。1876年的一千美元，就算对富二代而言也是很多钱了。

“赌一千美元，你今年夏天不会和马什去西部。”马林再次说道。

“先生，我跟你赌定了。”我回答。那一刻我意识到，今年整个夏天我会前往热得要死的沙漠，跟一群挖骨头的疯子待在一起，我造了什么孽啊。

马 什

马什教授的办公室位于耶鲁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内。厚重的绿色大门上用白色字母写着“O. C. 马什教授，只接待书面预约的访客”字样。

约翰逊敲了门，但是没有回应，于是他又敲了敲。

“走开。”

约翰逊第三次敲门。

门中间的小隔板滑开，一只眼睛露出来：“什么事？”

“我想见马什教授。”

“但他想见你吗？”那只眼睛问，“我表示怀疑。”

“我看了他的通知才来的。”约翰逊举起上周报纸上的广告。

“抱歉，太晚了，人招满了。”门上的隔板关上了。

不管什么事情，约翰逊都不能忍受被拒绝，尤其是这趟他一开始

就不想去的蠢旅行。他气愤地踢门，又盯着惠特尼大街上的车流。不过衡量了自尊心和一千美元之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再次礼貌地敲了门：“抱歉，马什教授，我真的需要跟你一起去西部。”

“年轻人，你唯一要去的地方就是一边去。一边去！”

“拜托了，马什教授。请让我加入你的队伍吧。”在马林面前丢脸对约翰逊来说实在太糟了。他眼泪汪汪、声音哽咽地说：“请听我说完，教授。我会完全听你指挥，而且我会自带装备。”

门上的隔板再次打开了。“小子，每个人都自带装备，每个人都听我指挥，除了你。丢人现眼的屎包。”那眼睛往外一瞥，“走开。”

“拜托了教授，请一定带上我。”

“如果你想来，上周就该报名。每个人都是上周来的。我们上周举行了三十个人的选拔大会。所有人选都已经敲定了，除了你——你，说起来，你是摄影师吗？”

约翰逊看到一丝希望，于是马上抓住了。“摄影师？是的，先生，我是！我是摄影师。”

“很好！你不早点说。进来。”门唰地一下敞开了。终于，约翰逊第一次见到了耶鲁首席古生物学家奥思尼尔·C. 马什教授，他高大、威武，显得很严肃。他身材中等，但肌肉发达，体格强健。

马什带领他进入博物馆内。空气里一股粉笔味，光束照进来显现

出教堂一般的景象。在这个巨大洞穴般的空间里，约翰逊看到很多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人正埋头工作，用小凿子从大块岩石上挖出骨头。如约翰逊所见，他们工作很细致，用小刷子清洁着自己手上的物品。较远的角落里竖着一架巨大的骷髅，骨架直达天花板。

“巨沼泽马什兽，我最大的成就，”马什朝着远处那具动物骨架点点头，“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1974年，我在怀俄明领地发现了它。我一直认为它是女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威廉·约翰逊，先生。”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父亲是造船的，先生。”白垩粉飘在空气中，约翰逊咳嗽起来。

马什怀疑地看着他：“你身体是不是不好，约翰逊？”

“没，先生，我身体非常好。”

“我不想带上个病秧子。”

“我健康状况很好，先生。”

马什似乎还是不相信。“你多大了，约翰逊？”

“十八岁，先生。”

“你当摄影师多久了？”

“摄影师？哦，呃——从小时候开始，先生。我，呃——我父

亲——喜欢摄影，我跟他学的，先生。”

“你有自己的摄影设备？”

“有——呃，没，先生——但是我可以搞到手。我父亲会给我的，先生。”

“你很紧张，约翰逊。为什么？”

“我十分渴望跟你一起去，先生。”

“是吗？”马什看着他，仿佛约翰逊本人就是某个解剖学上的珍稀物种。

约翰逊被盯得很不自在，于是努力思考恭维的话。“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迹。”

“是吗？你听说过什么？”

约翰逊犹豫了。他只知道马什痴迷学术，工作努力，靠着对化石的偏执和热爱在学校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另外，他的舅舅是著名慈善家乔治·皮博迪，也就是资助皮博迪博物馆的那个人，当然也是为马什的教授职位发薪水的人，还是给马什每年一次的西部野外考察提供资金的人。

“就是学生们都觉得能陪你同去是一种特权，是了不起的冒险，先生。”

马什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不喜欢巴结谄媚，也不喜欢

被人称为‘先生’。你可以叫我‘教授’。我准备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作为这趟旅程的特权和冒险。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所有的学生都能好好地活着回来。现在——你为什么这么想去？”

“私人原因，先——教授。”

“所有人的原因都是私人原因，约翰逊。我在问你的原因。”

“好吧，教授，我对于研究化石很感兴趣。”

“你感兴趣？你说你感兴趣？年轻人，对化石感兴趣，”他手一挥，指了指整个房间，“这些化石需要的不是兴趣。它们需要的是热忱的投入，它们需要宗教般的热情和科学的观察，它们需要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它们需要的远不止兴趣。不，不。很抱歉，确实不行。”

约翰逊担心自己会因为这么随口一说而失去机会，但是接下来马什话锋一转，微笑着说：“别担心，我需要一个摄影师，欢迎你加入。”他主动和约翰逊握了握手。“你家在哪儿，约翰逊？”

“费城。”

这个地名对马什似乎有特别的效果。他甩开约翰逊的手，后退一步：“费城！你——你——你从费城来的？”

“是的，先生，费城有什么问题吗？”

“不要叫我‘先生’！你父亲是船运业的？”

“没错，他是。”

马什脸都紫了，气得全身发抖：“这么说你也是贵格会¹教徒？费城的贵格会教徒？”

“不，其实我是卫理公会派的。”

“那跟贵格会不是差不多吗？”

“差挺多的。”

“但是你确实跟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跟谁？”

马什沉默了，他皱起眉头盯着门，然后突然一扭，庞大的身躯转过来。作为一个大块头，他确实是相当敏捷。

“没谁，”他又微笑起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友爱之城²的任何居民都没有矛盾。我想，你会不会好奇今年夏天我的考察活动要去什么地方研究化石？”

约翰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兴趣，他回答：“对啊，我确实有点好奇。”

“我猜就是。我猜就是。嗯，这是个秘密，”马什靠近约翰逊的脸，用“啾啾”的声音说，“你理解吗？秘密。要一直保密，只有我才

1 又称教友派、公会会，系和平主义宗教团体，1647年由乔治·福克斯在英国创立。

2 费城的别称。